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蔡枝華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災祥

宋神宗元豐三年直舍人院呂大防上奏曰臣伏覩七月二十六日手詔以彗出西方責躬引咎敷求讜言以正厥事臣伏讀感欷以為天道難知不可隱度今聖心恐畏退託損抑有以見不諱之朝度越前古臣愚不肖

雖吏守外藩不敢不布肝鬲少裨萬一伏惟神明幸察臣竊以爲方今政事之急謾爲三説九宜上冒天聽一曰治本二曰緩末三曰納言治本之宜有三一宜養民漢之傳國至昭帝而六世藩臣之變外戚之禍數矣唐之傳國至明皇而六世如漢之變而又有巨盜之患今大宋之臨御而陛下之繼統世數與漢唐同而曾無一方之患其得人心可見矣苟非累聖德澤涵養深厚視之如傷愛之如子則何以固結其心若此伏自陛下布

行新政以來參酌古今著爲良法便民者爲不少矣而民情戚戚不以爲安推原其端蓋緣朝廷措置大率急於公家而後於民事竊觀先王之政上之憂下也深則下之報上也厚故其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憂下之詩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報上之詩也上下之情其相親如此則怨惡不順何由生乎其間哉故馬周之對太宗以爲貞觀初匹絹易斗米而人不怨者知陛下憂之也五六年來匹絹易穀十數斛而民怨者知陛下

不變之也此言極要頗同今日之意臣試舉其一二免役錢本率衆以給庸公家無所利其入令所在繼積至有一縣之人出者半羸者半而取之不已遇水旱未嘗有所蠲減貧下未嘗有所介免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市易本以抑兼并便衆業而公利在其間民有緩急資之則方之他取於商賈則無倍稱之息然吏或不良乘民之急而掊刻無已徒欲收羸取賞而不顧事體之宜與法令之本意誘陷無賴子弟以資産者有之予民者

高其物估以巧取息者有之一物朝貴賣而夕賤買者有之此民情戚戚之一也保甲者先王什伍教民之法也不專為兵而已今有司惟以坐作進退射藝精粗為急而不問推行考察姦盜去惡奬善之意而又富者逸而貧者勞或遇饑饉則將有流散不可號召之虞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凡此特法令之未備或吏奉法不謹之過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宜無難者二宜教士舜九德文王作人周公三物皆為先王教士之實今閩以才

選者矣未聞以德進也聞以文詞選者矣未聞以行進也崇寧以來大變其法則終不能得教士之實其變法謂何宜之州縣監司保任其才行以升於尚書各試其所知而命之則士勸於善而不專以文辭設科則士業崇本抑末凡此一改法令則天下從之矣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不五六年必收其效三宜重擬自古國家之患未有不緣民飢而起也今縣官積錢所在貫朽而倉廩不無半歲之實誠可憂也蓋自常平之法行而羣司各

計其利故轉運司唯有租税征科之入而已其歳入既不足以充費故於儲蓄之計雖欲賤糴而不暇為也常平雖有折納歛糴之法而吏多不能推行萬一水旱方千里則積鏹之饒將無用而民之强者衆而為盜弱者流離溝壑而無以救矣臣近嘗上乘歳豐積穀之議頗合事機而亦可行於久遠伏望財察凡此特法令之末備或吏奉法不謹之過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宜無難者緩末之宜有二一宜緩勤遠畧中國本也要荒末

也先王之政修德而不勤兵於遠其為我聲教所暨故舜之命官猾夏者治之然則不為中國患者王者不治也或者謂我得其地可闢而郡縣之我得其人可冠帶而賦役之竊謂過矣以四海九州之廣而欲苦寒不毛之地以為富以兆民多士之盛而欲桀驁難制之人以為衆徒見有糜散所重而未見其可也雖有前代喪失之地苟非民情來附未足以用衆二宜緩治兵兵者先王所治而非所以為先也衛君問陳於孔子而孔子荅

以俎豆之事蓋禮教有所未修而先之以軍旅之事則語道非其序也今刑政雖講而未可謂盡中禮樂雖修而未可謂盡善教化雖布而未可謂盡行然則今日之政宜有急於兵者焉凡此非可廢之事特在陛下施爲之有先後而已以陛下之聖明留意而條別之宜無不得其序者納言之宜有四一宜廣言路古者羣臣人人得諫故曰工執藝事以諫工尚諫則餘可知矣所謂爭臣七人者在位皆諫諫而又當必爭者有七人而後可

今陛下虛心待下未嘗大聲以色而諫者未始有聞於天下諫而必争者未始見其人方唐太宗之時當亡隋之後人物寡少而諫者滿朝今陛下承累世文明之盛而遂使史筆無書諫諍之事亦可謂闕典矣二宜寛侵官之罰凡人臣之居外見不便於民有害於政者大者聞諸朝小者以其職而行之是也今一切禁止不使相侵則朝廷必有不聞之事而民庶必有失職之苦矣三宜恕誹謗之罪自古有為之君更制天下之事未有不

被毀訾於世者以盤庚之明周公之聖而不免況其下者哉蓋衆人皆常情不達義理樂因循而憚改作改作之始未見其利而翕然非之聖人於此特恕其無知而寬之可也豈足以與之較量長短是非哉故漢丈深知其意直除其罪以容之而已苟設峻令以防之非不逮止然愚庸之情不自知語言之過而非其上矣四宜容異同之論古者衣服之飾必以黻者取其兩已相背而能成政也而已相背至銘諸躬而日服之以爲監有以

見人君御臣之深戒在於喜同而惡異也舜代三苗禹以爲可益以爲不可然不害並爲九官周公相成王召公不悅然不害同爲十亂洪範謀及卿士則三公之論有不用焉周官詢及萬民則卿士之謀有不取焉夫然後可以通達衆志輔成大業苟取其所同而捨其所異則晏子所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者也非特如此而已苟欲其同則必有誕謾詐欺以附同者矣苟惡其異則必有詭隨而從以免異者矣使人臣皆懷誕謾詭隨以

事上殆非朝廷之利也竊聞議者必使廷臣無異論乃謂之一道德爲此說者似不思也夫一道德以同俗者蓋謂典常之教不可不同也今以政之殊有可有不可有宜有不宜有損有益而必一而同之恐非聖人之意也所惡異論者豈非以其沮議害事而惡之邪苟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則雖有沮議害事之言在吾所弃固不能爲患也凡此無難改之勢而有速應之實蓋在陛下爲之而已如前所陳蓋陛下政事之形容於外者臣

得以揣度而陳之至如陛下聖性之淵微君德之崇厚

慎發以成天下之務惟深以達天下之志臣之愚陋莫

得而測而况憸邪亂天心少少古義無奇論而用中道

則天下幸甚

當郡數提吕大鈞上奏曰臣伏睹詔書寅畏天變引過

罪己擬求直言以祈蠲復成咎刑但發於心盡自足以

消變弭災况求行其聽審擇進下必將感召和氣溢爲

嘉祥臣愚惟無稽識與學啓稽天聽徒有淺聞近見二

事或可以少裨萬一伏惟聖主留神財察幸甚臣聞詩書所稱古先哲王雖清明在躬俊乂在官猶孳孳不倦延禮臣下講求至道之要而推行之夫至道之要莫切於堯舜之言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言至簡至要古之人君莫能盡行故常爲中材之所忽而獨上聖能勤行者也然則人心者人君之所日用時出以應萬務者也其神恍惚其出入無時其作於中而見於外也邪正糾紛頃刻萬變其危如是安得不日夜存養寧息

使之感物應變無所差失乎道心者人心之所默識躬行以立大本者也凡有生之民無衆寡小大無彼我莫不體之以爲吾心就其間涵容存養以生吾誠其道莊昧難以言諭唯忠信默會庶幾近之稍或不明則離而不一其微如是安得不閒暇燕處求索推明克己體物常使純一則仁義禮智油然根於中睟然見於外然後爲得乎故言動之所發政令之所加始出於善而其終常流爲不善凡此者皆人心不安而易變故也誠意之

所存行義之所履始若充盡其終常至於天下不爲一家中國不爲一人凡此者皆道心不明而易失故也由是言之此二心者非有一物也特體用之殊耳使人心一於道心則自不危矣使道心一於人心則自不微矣今乘陛下勵精反已之時謂宜博延德義之士儲精思相與講求至道之實使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則何患濬哲不生而明德不暢乎此臣之所謂淺聞者此也臣又聞天下衆人言謂陛下躬勤庶政日不遑暇而有司

奉行多不盡理陛下遠略方外軍政修舉而將帥出征多不諭旨陛下奬勸人材柬拔倚注而或不得其人陛下優假言事之臣未嘗深譴而近日内外望風畏怯莫敢有言青苗免役所以寛民力而下戸凋瘵日甚常平儲峙錢穀所以足國用而有司經費日窘訓齊保甲所以禁暴而盜賊如故增置官局所以革弊而文書益煩異時歳饉糴貴小民常取倍息之貴亦能自給今年豐官出輕貸而朿手受困異時富商大賈豪奪細民而不

甚爲若今市易均輸平準而負益深凡此皆臣之近見者也然推見無本而求之豈有他哉唯知道心之實則見此時之弊矣傳曰唯道集虚陛下既明發德音虚心待物則道豈難知哉古人謂顧力行何如者此在陛下一動心之間耳可不深念之乎

館閣校勘邢恕亦上奏曰臣恭惟皇帝陛下實天祚宋誕生明聖有超卓絶異之姿爰自毓德宫闈仁心仁聞載在群口及初嗣位動率禮法承順兩宫左右就養發

於誠孝遠近内外凡厥臣庶莫不矜式太皇太后厭世陛下號慟泣血百僚在位不覺隕涕入臨而出轉以相告有識咨嗟長老嘆息山陵復土外雖變禮從吉而陛下悲哀未怠宫中實服三年夙夜念治躬親政事小大之臣咸各率職十有四年未嘗一日少懈後宫燕游聲色嗜好無所聞囿圃弋獵輿馬馳騁無所幸方且闢闔乎乾坤而步驟乎帝皇其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其設心操術豈待問哉仍年以來威福自出惟所指顧

莫不服從曾未謦欬莫不響應赫赫巍巍朝廷益尊四方萬里盜賊消戢閭里安堵陛下誠因此美即此善據此勢藉此時以之上當天心則可使寒暑平風雨時三光軌度以之下順地理則可使五穀熟庶草茂山川晏寧至于景星出卿雲見甘露降醴泉涌鳳凰麒麟可使皆在郊藪天人之際其形氣有以相通其變動有以相感格之以誠應之以實容與道俱則其荅猶影響其合猶符節也如此則何災不可消何異不可去若夫祈禳

小數豈足道哉昔宋景公一諸侯耳出君人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況於陛下之仁聖智勇履席南面之勢不出殿堂之上而廣制海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者哉以誠感天曽不移刻以德退星曽不旋踵此臣所以殫志畢慮不量其愚不避見嫉之嫌而願畢其惓惓也伏惟陛下留神加察焉疏遠小臣未嘗得日望清光奉承德音也然而間從公卿大夫之後竊聽於進見下風者皆以謂陛下才高天下智出物表既妙思六經

而多識前載旁羅百氏典章制度律令勑式靡不淹洽工作器械筭數米鹽無不精察神機天辨變化無窮退而鮮不自失夫人心畏怯則智勇皆廢雖朝暮禁闥陟降殿陛密近親習之臣猶且蹴踖愧恐唯諾聽從之不暇無能有所開發建明以補助萬一況于卑賤鄙遜之人乎雖天之高不可階而升日月之可仰無得而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匹夫匹婦之於聖人有所與知一有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功以大舜之智而自耕稼

陶漁以至於爲帝無非取人以爲善以孔子之聖而獄訟文辭可與人共之者不獨有焉則所謂聖智者曷嘗掩衆人之所能而咸蓋羣心之所知哉衆人所見而有以處之使各效其長羣心所知而有以擇之使必從其是竭天下之力盡天下之思慮然猶有所不及而後聖人奮其智能則所以待之者盡矣其所得者博矣其所守者約矣已而有迹其長緣其是則天下之人莫不興起爲之於其才力之所不給計之於其思慮之所不獲

則天下之人莫不厭服何必耗血氣疲精神一切親事於法宮之中然後爲得哉臣竊仰陛下之天德常若太高而或不下接朝廷之舉事常若太速而謀之常患不博雖陛下之聰明睿知百舉百中而愚者千慮之一猶恐有所遺也況或纖芥闕漏略於彌縫而汗渙已施機張已發則誰敢出身試臨不測而輕議於既往哉且夫履四海之盛位襲五世之極治又有冠古之稱絕俗之事此乃全盛光大之時君子之所以尚消息盈虛也意

者陛下或有而矜之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盛衰損益之機其在是矣故易之明夷以涖衆既濟思患而預防此古先哲王所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日新厥德以祈天永命也昔唐太宗自負其文武材略以爲實兼將相然不知帝王自有體下兼將相不足爲能不若漢高祖豁達面諭羣臣吾不如子房蕭何韓信也方是時彗星亦嘗變見而太宗悟焉曰吾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

天見變其謂是手夫謂古人爲莫吾若而輕時人則上下之情不通而無所不至惟太宗爲能知悔而又有魏徵王珪劉洎馬周之徒更戒迭諫然後貞觀之治庶幾三代之風而彗亦不能爲災何況陛下盛德至誠避殿損饍深自引咎以來讜言放出宫女以防隔塞虛心克已效於事實豈特太宗之比哉于以收視反聽澹然與神明俱而默與造化爲友端拱無營優游自得付物以能委任責成情僞之變事物之來有道以揆有節以察

不勞而成不動而化兼享堯舜之名永保喬松之壽上以奉寧七廟慰釋皇太后之心以幸惠羣臣而錫爲蒼生福則何變異之足憂哉抑臣又聞惟德動天無遠勿届而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亦曰刑主殺德主生則脩德者莫若好生也朝廷近歲屢起詔獄深識遠見之士竊量陛下聖意之過欲大畏民志究盡事實及至便殿親決時亦有所縱舍郡府奏讞大辟類率從生非必專欲求殺也然而治獄之吏典法之官但見追逮不絶

恐不能無妄意朝廷便私自營冀僥盡力首公之名而規闊略縱出之責則必至於滋蔓刻核失出蓋鮮則失入有之及至上奏請決鍛鍊已成文致已白囚人雖有懊欝抑而不得伸朝廷雖欲加寬厚而無所施則是豈國家之意哉臺寺深嚴自非事守相關焉知其詳然法者設於有罪而使惡人知畏也人無罪者或不自保而善人亦懼矣此臣所以疑也臣知京師玩習久安大抵懈弛而嚮者貴近狃於恩幸不知畏法方陛下勵精爲

治有以督過訓齊之誠是也然而矯枉者貴直矯枉過直則是曲而已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誠使百司自此莫不飭厲而貴近益遵約束然且求之不已則是亦過直而招之之類也書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在易之節曰苦節不可貞先王之所以繩檢羣下未嘗無制也然必寛之使赴功有餘地從容而不迫遽故和樂而無憔悴節之爲卦君子所以制數度議德行然至於已甚過中苦而不甘不可

以通行持久失其所以爲正是故先王議道自已制法以民也誠以陛下天縱之才日躋之德慮靡不周而志罔或倦舉以程能課事而厚望之於羣臣磨以歲月則鮮不破漏傾覆失其所操持行義有跌於繩墨之間而譴訶有軼於度量之表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詩曰四牡騑騑六轡如馳臣意陛下洞達事機時措之宜必有以變而通之如王良造父御馬緩急控縱而歸和平固已得之於精神之會心術之微然臣直以耳目所接言

之不能無過計也獄吏法官制在陛下視以好惡惟所寛恤易若覆手至于興甲兵之大投民於鋒鏑之間措之矢石之下以其死争一跌而不振則雖有仁智之心不能救患於已然而消禍於既往是故帝王之師必出於萬全攻不必取不苟勞衆戰不必勝不苟接刃蓋以養國威全人命也近者瀘南之舉師出不爲無名以陛下之威武將吏鼓勇軍士思奮校之以計若老戍人之策孺子角其有餘不足若孟賁拉侏儒㩜馳鋒接萬全

必勝而獨克然臣得之傳聞不知是否以謂蠻徼山林阻險道路狹隘溪澗隔絶吏士羊腸魚貫不輕得進地饒瘴疫令人頭痛身熱嘔泄霍亂而中州之人不服習其水土使蠻稍桀黠聞大兵將至則逃遁而不出旅距而不可入曠日引久留而不決士卒暴露疾病死亡者衆而餽餉或不給師老械敝浸成遷延不然逆類醜徒上下救死爲首尾之勢旁近種落相與唱和有脣齒之援舉熊羆之士而輕用其鋒以與猨狙之民角逐於崎

嶇偪束濘淖翳薈之閒以幸頃刻之勝厮養下卒有一不備於行閒雖能梟馘其首領繫纍其徒黨猶不若多筭遠御以全制其弊也如師倦而歸蠻或連結諸種呼嘯並出蜀地狹而人稠雖遇大熟食猶不足比歲錢積於官市用少而益貴米不加多而益賤則農人困矣蜀之所恃以界限蠻夷者山林也今承平日久而虞衡之屬時禁不講界上之民私相交易往來往往有微徑潛通道路故號為險狹者今率行牛林木故可以為障塞

者今皆盡行斥斧不幸而歲饑食不足錢不可以多得本末俱困山林之阻故不設備屬有姦民鄉導外寇表裏俱發郡縣又闕守備則唐之南詔前世之均順豈可以其無能哉古有言兵者凶器一方有急四面皆從今蜀雖號富饒爲朝廷外府以内外輕重較之則手足標末也五路天下之腹心根本也河北陝西河東又皆控帶戎境率計義勇保甲籍勝兵不減七八十萬然則三路尤爲天下之捍蔽祖宗寬假邊民稅或不及分河北

特弛鹽禁誠知天下有急三路最持其重三路不可動搖則天下之勢常安而他皆坐受其利故切封疆捍壁壘輓齎奉饟數履危難之地者則急其力而緩其財守墳墓安鄉里不識戰鬬之事不知死亡之憂者則急其財而緩其力利害之相權勞逸之相均勇怯强弱之相資多寡有無之相濟蓋未有兼責而獨得者也祖宗初定天下所以任戰者皆黥面之兵固未有義勇保甲也猶且恤之若此況今日乎誠宜先擇三路之守令優爲

勸奬之法稍稱職者且使任俾得以拊循其民即安田里因其暇日肄習戰守揹其逋負寛其力役平居無追須勞苦之歎則緩急可責其效死果得民兵之實則西北之敵且畏威矣民誠效死敵誠畏威則邊鄙不聳兵刃不頓不過几席之上樽俎之間可以挫四夷因其亂亡之時踐其機投其隙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誘之以恩信則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扶老攜幼以歸聖德鞭撻不施況血刃乎方天變之來陛下過意抑損即有

以反求諸身又有以固結其民酌輕重之宜謹先後之施則夏遼異黨蠻貊荒忽可使歸命向化矧惟宫殿之內左右密勿常從宿衛之臣乎至若推廣象類而脩舉恩澤之政以導迎善氣唯陛下所擇非小臣所得一二言也臣屬近在輦轂之下首聞詔旨猥先衆人而言陛下赦憐不誅使能言之士得以繼進則四海九州之博內外臣民之衆方九德咸事之時安知不有指陳世故極於天人之分達於古今之宜足以上荅聖心抑塞星

變者哉則是臣於國猶爲有補也

神宗時承議郎王安禮上奏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咎異消忽而不戒則禍敗至葢天以君爲子愛之顧之可謂至矣政一弗廸則垂象譴告將欲人君悔過遠非慎微省事以自全安也自昔言災異者皆不出此迺者彗出西方異之甚者陛下恐懼祇畏避宮省膳亟下明詔敷求直言乾道昭然今則消復臣聞無災而懼禍亦不萌患至

而思咎將誰執當陛下思變責躬之日臣實不敢懷未信謗己之嫌共惟陛下即位以來憂勤庶政興起敝廢總持權綱可謂欲治之主不世出矣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有温恭好問之實而壅於上聞廣土衆民未躋既富萬方黎獻罔或彙征在位多素餐之譏比屋無囹空之頌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淆民勞於室謫見于天臣竊思其由未知其實意者左右之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謂不賢者爲賢朋黨比周讒慝蔽塞以惑

陛下之聰明歟任職言事之臣附勢以亂情僞倚法以
徇愛憎賞不及功罰不當罪而政事不得其平歟乘權
附利之臣不察惠養閔仁之意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
於園夫兵民嗷嗷或致愁嘆人不得安而失職歟凡此
數者足以干陰陽之和致乖沴之氣天象之差幾在於
此陛下慈仁孝友格于皇天外無狗馬玩好之求內無
險詖私謁之事是陛下修之於上正之於朝廷而羣臣
懷之於私室伏願陛下察親近之行使無以濟其私杜

羣枉之門使得以歸於直省不急之改作紓弗勝之力役凡可弛以利民者一切罷之則善言可以退舍美意可以延年復見於今日矣若夫貶損之舊章祈禳之小數臣竊恐皆非陛下所以昭事上帝之意臣羈孤惷愚旁無攸助獨蒙陛下拔擢幸得待罪從臣常懼無以報稱故敢冒昧不避斧鉞之誅以先衆臣唯陛下留神裁擇不勝幸甚干冒天威臣俯伏俟命之至

張方平上論曰臣蒙恩在朝備員經歲無施補益每爲

深愧今被命守藩旦夕出國門適值陛下以垂象之變降御札發德音勑宰司率在廷之臣直言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當陛下憂勞之際老臣不為陛下開一言則忠義之語無復至於天聽上負知眷没有餘責敢以聞見少報重恩臣聞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君君臣臣而後國體正天下安故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為國之體猶權衡勢不可使有所偏重偏重之勢

必成傾覆歷代成敗何不由此伏自近歲以來災異之作率由陰侵於陽陛下天縱聰明前言往事無不洞鑑不待臣說也今聖心所以荅天戒責躬變禮可謂精誠之至謂天蓋高其聽孔卑故不旋日而星變以隱感通貽荅足以明皇天眷佑我有宋之意至矣陛下應之以實固當踐所言今夫政事之未協于民者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役法一事爲天下害實深累經更變竟無長策可以定其法議

論曰以紛擾公私曰以勞敝夫人爲天地之心天地之
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害洊作蓋下令如流水
之原取其順流之易也經六年而事功莫効顧其事必
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既未協事資必改若猶憚改人將
不堪憂患一成噬臍安及陛下承六世之業上有二宫
家國大事願陛下憂深而思遠寧忍於人情不可忍於
社稷也憂患既成人臣各有去就之分家國之憂獨在
聖人所以終日不離其輕重謂此也此臣所以爲陛下

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況今習俗奔競偷㡬成風交黨相傾勢利相軋攻訐起於廟堂獄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移於好惡賞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爲國家死節仗義臨難虞而不易其操者歟昔堯舜之爲君選于衆舉十六官而與臯夔稷契共治天下猶且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協和萬邦雖大聖賢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陛下臨御九年中外臣庶皆照臨之下其間必有

知忠義不二心之臣簡在聖衷者矣願陛下召之左右從容訪逮譬之金石叩之則鳴人各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吉人訥於言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偽也惟聖鑑精察之若夫導之以言而不能盡者使陳之簡牘必有所效者矣前代明君莫不以是考于下故能廣視聽於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鍔處所以藏身之固思所以置器於安此惟獨決於神斷而後可非所以謀于人者也

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於救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涓涓可以潰堤熒熒至於燎原釁端厲階不可忽也臣之心惟願國家之善政美事陛下之盛德鴻烈高越百王之上流光萬世之下天之福祥休嘉之象生而咎證之象不生民之愁嘆怨咨之聲不作而頌聲作使兆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欣戴安樂臣退就田里以至瞑目泉下猶知懷此幸願也老臣無

狀爲陛下慮不敢不精爲陛下言不敢不盡亦惟陛下察此至誠俯垂省納實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臣竊惟書叙休咎之證時雨以肅常則以狂時寒以謀常則以蒙蓋各以類焉然天難諶命不可知故先王亦正厥事而已今年春亢陽秋苦雨陰陽之畱各至其後復大水冒郡邑殺人畜淹禾稼流蕩廬舍陛下咨嗟嘆息憂形於色爲出使勞徠安集之則陛下之仁愛可謂至矣然古以譬諭治國

欲知其身緩急焉病發於手足而治於手足其力雖勞疾終不加損求其本而治之七年之病可朝暮而定陛下寛慈恭儉仁孝宫闈嬪御非有過溢之寵池臺林籞非有不時之游幸毋家后族畏法循理非有僭侈如漢之外戚也内外百官承流聽命非有擅威作福如唐之藩鎮也蠻夷畏威非有飛揚跋扈不可制者也而天災仍重宜必有在臣知不足以知天變言不足以中民病願陛下財察之夫豈刑政有不中歟讒慝苛虐之吏或

未遂歟陰邪之人用歟亦其臣有所不稱歟不然何災傷之如此也左右皆曰禍福數也爲此言者非偷則諛今人君之事天猶人臣之事君其君有所與則附之有所惡則畏之威福之至皆以爲命焉則人事幾廢矣書曰洚水儆予又曰王司敬民此先王所以恐懼修省之意陛下察之五經之學皆陛下所自得亦何庸臣言哉明州通判梁燾以久旱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閔雨靖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

顧聽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閭閻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恵以詔音又施之行事講除刻文蠲損緍筭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於大寤有以還其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為毒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人心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為戒而夙夜慮之乎今陛下之所知

者市易事耳法之爲害豈特此耶曰青苗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也兼是數者而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於聖澤其爲害之實雖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反坐言者雖間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禄巧爲妄誕成就其事至請遍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

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

哲宗元祐元年梁燾爲右諫議大夫上奏曰臣竊聞華州奏鄭縣界小敷谷山摧損覆居民者臣按春秋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川之變聖人以爲至戒而深懼然變之來也或考之人事而相符或稽諸君德而不類要之皆有天意顧世主所以應天意者何如耳應之得其道則

轉禍而為福失其道則反安而為危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人事相符之變也然幽王曾不以為卹故詩人哀之曰胡憯莫懲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此君德不類之變也然帝堯自以為戒故命禹之辭曰洚水儆予臣竊伏思陛下即位以來尊用耆哲登崇雋良納天下之善常若不及革天下之弊惟恐不至以百姓之心為心撫而念之不啻父母之於赤子也四海內外物情人意和樂而

舒徐巍乎太平之象矣宜乎美祥嘉瑞交至而迭應今反有山摧之異者何也臣見天心之仁愛陛下欲以篤佑聖治日新又新以盛無疆之休故於未然深示警告願陛下仰思天心而内自勵曰予臨兆民固懔懔乎無不懼矣豈尚有言動之際忽而不恭者乎公言直道固無間而上下交矣豈尚有詖辭邪說反易是非汨吾之明者乎正人君子固並進而朝廷清矣豈尚有不肖渾淆其間亂吾之真者乎天下固安矣豈尚有宿蠹深弊

遠而難燭隱而不知或欲改而復存或已除而又作動人之憂者乎四疆固靜矣豈尚有惜虛名而甘實弊以養後患未爲至計者乎爵賞不爲不謹也姑息以害公僭差而紊正者一能絕歟刑賞不爲不平也當罪而縱宜直而枉者有不察歟政令不爲不明也煩而寡要輕出而易反以惑民之聽者審於思歟力役不爲不省也用而不切偏而弗均者究之至歟郡邑之治不爲不飭也任非其人遏王澤而不流病吾民者知之盡歟仰顧

陛下因天之戒凡此類者益加意焉臣愚不勝惓惓昔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以重人之言告而晉侯從之以自責春秋賢之夫晉侯列國之君而梁山一國之望耳其變也猶能亟召賢者而謀之况陛下有天下之大華山又五嶽之崇乎其可不畏天之威思所以應其變也伏惟陛下鑒周之失體堯之言采晉之善博資賢人之謀修飭政事以荅天戒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六年燾知鄭州上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

也以清明博照爲德而不容蔽虧侵掩之爲患一有此變則君德傷矣乃今春以來蒙濁霧翳不見清明之景者跨六十日間得一仰暘潔則欣欣然物榮而人喜今又食于五月之朔爲變亦已甚矣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爲常也日食則不善矣惡其主君之占非太平之象也臣竊爲陛下憂之亦以爲陛下之賀也自古衰亂之國必有日食星辰之變而日食爲之最此臣所以憂也

自古明昌之君逢災遇變飭躬寅畏應天以誠終回咎譴不損爲聖此臣所以賀也恭惟陛下以上帝眷命早有天下並明文母臨制四方退託謙恭無所専斷言動中禮不聞過舉何其天鑒昭昭示戒如警失道敗度之君甚可畏也或者陛下以盛妙之年居崇高富貴之位養心之道猶未加焉故天心垂以譴告欲陛下飭躬寅畏應之以誠則除災而集福矣臣願陛下思所以銷變之理而上悅天心夫銷變之道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

如進學進學之敏莫如專志志專於爲善則氣定性復聰明日開眞積力久爲聖益聖夫如是可以迎天地之貺揚祖宗之休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澹然高拱坐擁吉隆之符矣董仲舒有言曰天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謂也陛下以堯舜之資聖敬日

躋加以好學之志當爲太平有道之主天之顧諟感應純佑豈止仲舒之所稱者亦在陛下勉之不懈而已夫帝王之學當知其大者遠者不在辨章析句總攬纖微藏蕤文章滂沛議論屑屑若儒臣之爲也所謂遠大者豈無要耶臣謹獻其略夫明主可以靈承上帝者莫如敬臣願陛下事天以敬明主可以得四海之歡心者莫如孝臣願陛下奉親以孝使羣臣之喜樂盡忠者莫如信臣願陛下御臣以信使百姓之家給人足者莫如仁

臣願陛下養民以仁使政事惟醇不令而行者莫如勤儉臣願陛下治已以勤儉使左右安寧中外附豫者莫如寛宏臣願陛下容下以寛宏敬天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究至誠之實孝親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盡愛敬之力信臣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辨邪正之情仁民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達富壽之術勤儉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適中道之用寛宏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識敦大之體惟其進學則盡之矣伏惟陛下

屏遠聲色親近書史宮中清燕日深記誦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咨訪講議不必務求多速常使日力有餘暇而致精樂而忘倦日就月將自成廣博克勤于學則德明而君道彊不勤于學則德微而君道弱君道之弱雖無災異足為懼畏君道之彊雖有災異可以銷伏陛下誠能存畏天之心發進學之志天心聽之怳然降福蒙濁之咎終無辰月之驗薄食之變必有雲雨之應精意所感吉符是隨上寬太母憂勞保護之慈

下副中外欣戴瞻望之願享國永年比隆仁祖此宗社之慶臣民之幸也臣天與朴忠向亦自竭今不敢以在外疎遠少怠愛君之誠狂直之言惟陛下財赦

元祐二年右司諫王覿上奏曰臣聞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人君之德配乎天地而協乎陰陽者也故災祥之來皆隨其德古之人君每見災異則退而自省以修德焉乃可以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伏見去歲以來旱災屢作今春涉夏亢陽尤甚陛下焦勞

惻怛精意祈禱靡神不舉而又傾倉廩之積以賑飢省土木之工以寬役親録囚徒赦過宥罪宜可以致雨矣而雨猶未也然則天意亦必有在矣謹按洪範之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見於休徵則曰肅時雨若也夫人君外既有恭莊以著於貌内必有肅欽以生於心然後施於政事一皆主於肅欽則百官羣吏四方萬里莫敢不肅而天應之以時雨此天人相與之際如影響也恭惟陛下春夏以來凡可以致雨者無所不講而雨猶

未應意者肅欽之道或有所未備乎陛下起居語默多在深宮之中非愚臣所得而見其見於政事者臣得以言之也夫中都之官雍容養望者多而紀綱浸隳今諸司之吏驕慢玩法者衆而鞭笞罕及此京師官吏之不肅也監司妄意朝廷厭於督責者以苟簡爲適時郡縣妄意朝廷主於寬大者以縱弛爲得計此監司郡縣之不肅也國之凶人可誅竄以明國之刑者或沮格於大臣之言民之巨蠹可黜削以釋民之怨者或稽留於典吏

之手此刑罰之不肅也令出惟行弗惟反今發號出令或數日而追或累月而變者此號令之不肅也廣西新州之役以兵將邀功無事受戮者千餘人遠方之民銜寃無訴矣而久不正其罪此軍政之不肅也河北塘泊之險以大河橫流漲為平陸者數百里敵騎之來將通行而無礙矣而莫有任其責者此邊吏之不肅也凡政事之不肅者類如此而求所謂時雨順之不亦難哉夫仁恩豈不可致雨而肅欽乃可以致雨者何耶蓋肅然

後仁恩可行也朝廷不肅則小人肆而下有受其弊者矣政事不肅則萬事隳而民不保其生矣夫如是且將亂之不暇尚何仁恩之有况可以感天心而致雨乎惟肅欽然後政事修而仁恩行乃所以致雨之道也然則言動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躬行之政事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深圖之庶幾乎雨可致也

三年御史中丞蘇轍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曰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絶少二麥不収秋種未入旱

勢闊遠歲事可慮伏惟皇帝陛下聖心焦勞禱請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内既竭其誠心啚用勸分以濟民戹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荅天意今二聖既勤其内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文德朝羣臣臣恐九重之祕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

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詔有司罷朔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羣情悅服神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近日執政大臣雖曽奏乞解罷職任以荅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竢得雨而復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嘿或加采納乞不出

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

輟爲户部侍郎論隂雪劄子曰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隂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内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大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爲未也則釋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爲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爲聽之不聦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

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斂海内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已責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雊於鼎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

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爲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隂隂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滛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寛猛相濟使天下懐其惠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隂不忒自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

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爲賢郡縣之官以寛弛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辨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爲安静以不别白黒爲寛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寛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閒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寛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凛然知有所畏

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燗熳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廪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為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然陛下頃自踈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齪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

陛下裁擇

四年御史中丞李常上奏曰臣聞漢策曰善言天者必

有證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學荒識淺智慮不明豈足以知天爲足以考古又況所謂善言者耶雖然誦詩書之文服師友之訓稽夫往昔驗諸當今以觀天人之際若有可以言者輙妄陳一二干鈇鉞之誅惟陛下裁擇臣伏見今歲已來日色無光雷不時震怒風屢發甘澤弗降上天示變殆非偶然質之前書甚可畏也易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日者君象也照臨下土暉曜所燭無有不及不容有所掩翳而光烈弗舒者也震迅

以時發揚隱伏者雷也刑威之象也不容於發生之辰寂然收聲使人無所懼憚也鼓動萬物幽微必達者風也號令之象也不容狂怒輙發蕩然無時以抑止甘雨者也雨之所及膏潤悦懌長養嘉穀惠澤之象也不容更越時序枯槁百生若無意於哀矜者也臣自不雨以來博行訪問雨澤愆少唯王畿獨甚雖請禱備至而嘉應未臻沉陰欲雨輙復隨起霡霂微潤尋復收霽天其或者將以此警懼陛下乎且古之聖王不以災譴為患

惠政刑有所不至耳茍能恐懼省察修明政刑而災譴不弭者未之有也臣夙夜伏思陛下臨御以來發政施仁莫不本之先王法乎至德唯恐一物或失其所聽言納善從之如流惟恐設施未當害及元元宜乎和氣感召風雨順理以佐百穀以寬疲瘵矣又自闕雨至今陛下焦勞惻怛憂形言色犇走幣祝致誠乎天地山川及羣小祀親臨軒陛以寬牢獄命官四出以察寃滯然而終未獲應者將政令之大者有所未盡歟先儒謂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
矣臣伏見今日政令之最大而設施未安致人情不和
者役法是也役法之大溥及四海窮邊遠徼山農野叟
無一不繫其利害休戚今自改更以來日見未便户部雖
巧為損益以求可行猶朽木糞墻本根不善終不能必
當四海之人形聲靡和聱聱莫訴而陛下曽未之察也
執政大臣曽未之卹也觀望百執事鉗口奉行曽未之
告也然則陛下之明有所蔽而不徧照乎四國矣威刑

見玩而有所拂矣號令差忒而設施失當矣德澤不及乎黔黎而欲時雨之應期何可得耶臣請詳言力役之為平民患差與雇利病重輕之不同夫耕農之人儻身常在野而不見官府入城市天下之情所同願也自租庸調法廢版籍不明差役寖弊國朝因仍前代雖加損益不免就版籍隨重輕等第差科然破家產廢農業非一日之積矣熈寧中講知差法之弊天下州鎮凡因色役害民之事例皆裁減如衙前主管厨庫承符散從手力充場庫子接送之類也就

其不可減者悉使召而賦錢平民平民隨力出錢無事於公家遂得以身常在野不見官府入城市孰便於是耶雖然方是時奉令之臣取民過多務於贏積遂有輸錢不逮之歎農民愈貧之憂而不聞其免徭役而事農業於家為病也陛下即位之初采納羣言念歲歲輸錢為非農人之事又不供力役以為非古遂一切罷之復行差法方詔旨初下愚民未知被差之為害臣於是時亦不能盡知如此四遠之人蓋嘗呼而相慶矣行之既

久始覺其患有加於嚮日何也盖差法之廢十有餘年
版籍愈更不明宜重役者輙輕宜輕役者反重交相糾
決獄訟紛然因緣為姦公行賕賄鄉寛户多者僅有休
息之期鄉狹户窄者頻年在役况今無限田之制上等
極力之人昔輸錢有歲百貫者今止差為弓手歲雇弓
手一名以代身役不過用錢三四十貫中下人户舊出
錢不過三貫至二貫而雇承符散從手力之類不下三
十貫以是校之勞逸苦樂殊為不均至相倍蓰矣然則

今所改法徒能使上等人户優便安閑而第三第四等困苦日甚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正謂是也昔臣待罪户部嘗獻議曰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確論也既而典司邦憲亦屢以此干冐聖聰有司狃格曾莫之省以臣料之人情豈甚相遠哉不過謂業已施行憚於改易殊不知茫茫四國仰訴無由蚩蚩黴命相顧受斂聚為不和之氣上動天鑒豈國家之盛事耶臣前所奏尚欲令富者輸錢貧者出力折衷二法

而爲書今也博訪輿言詳究民瘼在上者既無寛剰之求則下户皆願出錢矣而又四方風俗或不同利害或不一當差而願雇者有之誠能使四方隨俗以爲法不以一偏之好惡示四方官吏不得覬上所好惡而講法其歸主於寛民便俗上下均一無有偏重而已今示以一偏之意而爲法使四海沸騰細民窮困朝廷晏然不知慮卿士大夫畏忌不敢言況希合之人爲監司與夫守令哉持之不以介諸懐使陛下致天怒於上人怨於

下豈國家社稷計耶臣謬司典憲陛下許其察利害言得失復有所顧避而不言則臣上負朝廷下孤百姓罪不容誅矣伏望聖慈察天意之甚徼特詔一二詳練民事臣寮使與賤臣就差雇二法取便百姓者修正之無牽新書無執舊說吾民以為善矣庶乎災變可消和氣可格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劉安世為慈元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狀曰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時雪今春踰月驕亢愈甚詢之四方率多

旱暵二麥已損溶飢可憂然而南畝之間苗未至槁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二聖子育黎庶垂意民事謂宜責躬修政以召和氣而禱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有所未行臣雖甚愚竊以為過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宣王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雲漢之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此前代聖帝明王所行之事陛下之所宜取法也伏望聖慈祗畏天變徹樂損

膳精誠祈禱明敕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決留獄諸路監司謹視所部凶荒州縣廣為賑濟之備或官廩有不充之處仍令勸誘富民納粟以助公上擇其尤者寵以閑官不急工役悉俾停罷庶幾人神和悅早致膏澤事有備豫民無流散

安世又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卹刑狀曰臣近以時雨愆候旱勢闊遠嘗進狂瞽粗陳銷復之理又舉前代聖帝明王側身修行救災備患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

今已累日未覩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謂三冬得雪而中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歉今內自畿縣外逮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嗸嗸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為之救助者安可緩也臣聞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顧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軫惻禋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

講不必待時責躬求言恤刑省役庶召和氣以致膏澤
安世為右正言上奏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
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
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蕃
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饑饉流徙災害頻衆今春及
夏旱暵為虐京畿西路二麥失望農民嗷嗷且有菜色
雖陛下惻然軫念靡神不宗疏決繫囚降從寛典而沛
然之澤終未告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隕其

功在於聖心宜無難者唯留神無忽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灾祥

宋哲宗元祐四年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覩旱勢太甚為害非輕聖心焦勞和氣未應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又聞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引咎自責故以誠感格者多矣是以凡有災異或減膳

不御正殿思譴責躬以消弭其變不惟民被其福而上
德益光臣願陛下講尋故事以致憂勤之意擇日親出
為人祈請及選朝臣謹重嚴恪者分詣五嶽四瀆名山
大川精加祠禱仍詔所撰祝詞深自刻責務在感動人
神庶幾必有顯應

右諫議大夫范純仁論消復陰沴疏曰臣竊見去冬以
來寒雪過常今已中春陰沴未解商賈束手不能營生
貧困之民死者甚衆聖心憂勞修德禳變賑卹備至祈

禱精虔尚猶未有消復之應臣竊思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或慮朝廷之士君子少而小人多因致陰氣過盛而陽不能勝也伏望深詔三省選用正人在外者使復歸朝廷在京者拔居要近俾得聚會精神講求政要以裨聖治所謂舉直錯枉庶使民心悅服自然協氣應誠災異不作

七年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上奏曰臣伏見去歲日食五月朔今歲月食三月望且食之既按十月之交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

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考吉凶之言則日月之食以爲戒考維常之語則若專戒日食而不以月食爲可畏蓋詩人之時事異於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也臣竊惟皇帝陛下以光明純粹之德淵默臨朝太皇太后陛下以仁義公恕之行發而爲政蓋無一不當天心者然則何爲謫見于月食之災臣殆恐陰邪道長有以蒙

蔽盛明而聖心不以為疑故天見變異以示警戒此天心之仁愛陛下而欲全聖德之美也消復之應宜在此時願陛下用人之際則審邪正使必得其眞聽言之際則察是非使必歸於當斥遠陰類深防蒙蔽之害以答天意臣愚不勝幸甚

八年春多雪刑部侍郎豐稷上言曰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豫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

平之任守忠者𡚁願陛下昭聖德祗天戒總正萬事以

消災變

右正言鄒浩以京東大水上言曰今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為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

紹聖元年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畏天劄子曰臣伏見今月一日日食不盡如鈎見者駭懼以為數十年來日食之異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臣聞日食者陰侵陽臣侵君

也自古陰盛陽微小人浸長虧損人君之明則謫見于天日為之食陛下初御前殿聽政月朔之日皇天見異以儆聖心雖言語丁寧不過於此矣陛下所宜恐懼修省以答天戒深思變異之來殆由人事有以感致之務在安靜以寧人心夫天人之際相去不遠應如影響不可不畏能應之以德則災變而為福異變而為祥不能應之以德則重違天意何由消弭臣恐邪人佞臣欲寛陛下聖慮或言日食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

乃小人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灼怛憂國之至

四年陳并上奏曰臣伏承詔書以彗星西見大赦天下許中外臣寮直言朝廷闕失此陛下敬天愛民罪己好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員江外山縣窮僻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衆唯唯輒陳愚見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謹興兵不事游觀

不邇聲色不急功利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禁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近纎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遊觀惑聲色急功利尚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焉陛下禀堯舜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或緣不用巳而執仇或覬望大臣而陰助或元祐持兩端竊位幸用之人伺意希合豈免偏私臣昨聞謗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熙寧元豐無問賢不肖其所行無問是不是則

目為同心稍言非是便相語以指斥先帝則為乖背中書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安燾為無甚過則以濤為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人沈銖以户部侍郎吳居厚為聚斂掊刻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銖為踈羅織罰金夫詞臣以言而被責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諫為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于西按漢歷志有掃除之象又云其炎或短或長内為後宫之害外為諸夏

之禍又記齊景公彗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斂如攘奪誅戮如仇讎彗星之出庸可懼也是時孟皇后廢天意驗於上必當以人事驗於下聖心恐懼徹膳避殿赦宥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之莫皆鼓舞知陛下因變而增修其德如周宣之側身修行而弭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眞皇咸平間有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彗出亦甞下詔求諫陛下今日所

行以周宣宋景為不足學而稽祖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道誰惜危言然臣聞謟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於耳有補於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於病焉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宮廢居瑶華姬妾寵盛一也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宮廢居瑶華姬妾寵盛者臣試言之

陛下日象也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則無以毋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舜使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始于寡妻今閭巷賤夫尚以出妻為恥況陛下為天地神明之主言而為天下後世法行而為天下後世則朝行乎一堂之上暮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體合乾坤理干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不過詰責詰責不已不過放之别館誘掖誨諭使之改悔設有

忤旨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幽置瑶華外宫以爲罪大也則不寘之死以爲罪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别降詔選后天下疑之臣亦竊以爲疑慶曆中仁皇欲廢郭皇后爲庶人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毋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論后之失放之别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宫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閤論列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

舜相公柰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出后廢瑶華宫其後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召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令陛下規摹所期直欲在堯舜之上豈宜復用漢唐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后令復宫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陛下非不知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毁之也必寵愛蔽之也内則閹宦嬖倖助言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為是下不

能躋上於唐虞之盛而致陛下於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法同其稱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俯回天鑒復正中宫之位使後日史册全美天下幸甚所謂逐臣未見韋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星譴告深自戒懼大施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得自新至於殺人情輕尚獲全宥滌濯妝召和氣柰何被逐之臣尚未韋復人情未順天意亦乖元祐名曰垂簾其實陛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然後得行一時大臣僉嘗為陛下左

右輔相雖趨嚮乖背不為無過古人言投鼠忌器元祐之改更為形比先帝則今日有所行亦不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此大霈應遠竄舊臣召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過陛下容而貸之是增益陛下天德之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蒙召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

之地呂大防死於半塗范純仁置之逺地其他棄逐紛紛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已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所守各自有趨嚮不能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征有苗益以為不可周公之東征羣臣異議獨十夫以為可王恢韓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封倫魏證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人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於異見之人陛下天容地受父生母育無一民非王民

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於臣下計較如天地之於萬物溥施無報父母之於子有教無棄此天下陛下之天下陛下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籍利勢利器恃為己私公肆喜怒以得勝為快訩訩紛擾自為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陛下召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静朋黨既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既協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唐太宗有房杜為相有

王魏善諫近世如仁宗朝容納諫諍其甚切直者量行貶謫近不過三兩月逺不過半年例行牽復或遂召用如此則忠臣肯言義士感激無所顧忌所以得聞缺失保守太平陛下繼人主守成之大業堯父舜子重規疊矩文經武緯聖作明述可謂已盛已盈矣已盛者必善守已盈者必善持宜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之休幸天誘陛下之清衷韜養聖資有不言之敏德不怒之神威終之以禮樂無以復加矣傳曰治天下之要莫若靜今

用事言事之臣不求安静以酬恩怨為急百官之中少
識廉恥貪愛爵禄務肥妻子者紛紛如也其間尊君愛
國以忠義名節自期千百之中無二三人且以近事言
之王安石為相門下客常不下數百人安石罷相則移
之吕惠卿之門惠卿貶黜則移之吴充王珪蔡確之門
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門光死則移之吕大防之門
大防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宰相意在東則東意在
西則西欲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隨事變轉隨口

上落今之人材卑汙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登對其次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送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進近者所用言事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喜言人之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助仇至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決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臺諫削弱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其人

之所致也如侍御史董敦逸司諫郭知章乃是元祐用事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安其身逮紹聖之後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可之說非所謂一心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子切齒而二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使陛下不聞過失助百官以報恩仇敦逸知章負天下甚矣如皇后廢而未復逐臣久而未還聚斂之臣復進閹官用事內降妨公臺榭侈費民力殫窮邊帥生事士無廉恥釋老

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言縱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而出者低回苟祿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不過暴斥垂簾之事多形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亦未容全是也仁皇初即位嘗詔内外不許言太后垂簾日事詔之大略曰太后保佑沖人十餘年閒四海安靜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多挾情迎合罔識遠圖靡循理體今後不得輒有上言庶永先猷式敦教本此詔最為近厚紹聖以後臣嘗觀陛下有詔謂垂簾時

事及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語與仁皇詔書意合然而進用之人既盛日與仇人為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希進干禄求媚取悦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為背馳陛下雖有此詔其實臣下不行陛下之詔意中書樞密今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取賢無方或取於漁鹽或取於耕築或取於仇讎未聞止於取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為翰林學士一日獨班宣見明日除尚書右丞蔡確南行之日也今尚書右丞黄

履在元祐為御史中丞凡涉數年不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之不行則亦不可已尋以已事為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以自處或以先朝嘗以善財利稱而令復用或以詞語善罵而擢之要近如昨被責閹宦不唯辜復更加寵用此輩只宜備使令不當使豫中書政事願陛下察視多士惟賢是用潛消朋黨悉為王臣招致直言虛心悔省法度求當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帥喜攻戰者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

無遠慮但務以雪恥為名挑剔起事徑入築城士卒不
得休息轉輸絡繹於道臣恐勤兵勞衆雖得所侵舊境
邊田無所用之所可憂者在乎内地也莫易於取之莫
難於守之芻糧器械積之府庫適為其所資也以臣所
見不若謹備自治以待之其太盛不軌之甚則戰戰之
有名無有不勝其次俟其少衰當自歸服如趙充國之
屯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免西顧之憂有榮無辱然
後選忠厚政事智敏老成之人為之帥則得民之心一

可當百兵惰馬飢用無紀律雖驅而使之戰百不當一
令鍾傳江外書生始爲閹人李憲門客因緣得官素號
輕浮令以一方重事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戰有
進有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命
熙寧初富弼議事不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曰陛下二
十年莫說用兵王安石五事書一曰和戎是皆天下安
静肥富而後可以言兵也所謂莫說用兵者非不爲兵
備其意謂先帝熙寧初即位未久歷事未多天下未富

未可輕用其民逮元豐間陜右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洛築城有徐禧之敗事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邊奏至屢為泣下信乎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太盛不軌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之易其次俟其少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禦西戎之策多以斷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為張掖酒泉武威燉煌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

據西河諸州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
護而唐僖宗以從例授功臣及代授襲封李仁福為西
平王故太祖經略西方未暇遠略故羈縻尚世襲領節
鉞蓋以世外攝遂叛然後及宋收綏之地淳化中始納
款歸服太宗賜姓改名籍于宗正至道中復叛景德中
又叛其子德明尚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為援懼我
朝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服真宗慈仁寬並不惜靈
夏數州之地遂以為定難軍賜以西平王號使當時乘

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靈武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沿邊鄜延環慶不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界好水川殺葛懐敏輩臣以所見西羌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不足怪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僭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堠俟之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然

後置都護府廣開營田足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下幸甚臣所陳四說願陛下稍霽天威容納而行之負薪之賤或有廊廟之語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賢且成王有周公旦為師召公奭為保又有閎散之徒朝夕講道明義為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不比嬖倖纖巧之小人耳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目不覩争地兵戰之危事聲色者不得惑游畋者不得作貨利者不得萌德已進矣尚猶有訪落之謀廟小毖之求助七月之陳

王業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戒盤游無諫不從無言不聽而召公尚有不悦憂王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争曰陛下聖德已成羣臣皆所不及無用諫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一二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之大本末未聞議論今左右倚為廟堂之柱石者為誰賴以為醫工之藥石者為誰為陛下之股肱耳目者為誰恭惟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

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仁宗皇帝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内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陸贄好諫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言之茍利於國有補於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鑿池宛春諫之若謂鑿池天寒以春言罷役則是怨歸於公恩歸於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用之春之善則寡人之善也遂罷役裴延齡佞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詣延英門論爭伏閤不去帝怒左右懼不測金吾

將軍張萬福大言曰國家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今八十與見盛事臣學術蹇淺言無文采發於孤忠言無忌諱願陛下萬機之暇少賜睿鑒幸而采擇念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四說之患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當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

元符中刑部侍郎王覿上奏曰臣聞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故成湯以旱災而彰罪己之德大戊以桑穀而享中宗之名鼎雉致高宗之興風禾致成王之聖皆

此道也董仲舒對策漢廷亦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傷敗乃至此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比者日官豫言將有日食之異陛下損常珍避正殿畏災之意見於政事以邀功黷貨之闒吏投之遠方以勞民蠹國之邊壘付之番將而又赦過宥罪與民更始斯足以慰人情而感天意矣故正陽之朔陰雲四布初無日蝕之象及有司觀渾儀驗晷刻之際雲稍開而有覩

焉疑陛下之所以正厥事者雖已留神而猶有闕歟不然何變異之未盡消耶夫應天以實不以文臣伏望陛下敬用五事念休咎之所因延見羣臣訪安危之所繫進端方直諒之士拒譊佞傾邪之言文德來遠以久四夷之安儉德率下以廣九年之蓄矜民力之彫弊而與之休息愍風俗之澆薄而化以忠厚如此類者陛下深圖而力行之則何止於消伏變異而已哉太平之效無疆之休可以坐致也干冒冕旒退俟誅戮

哲宗時侍御史劉摯上奏曰臣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亢陽為厲被災甚廣羣情嗸嗸驚憂四顧考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為出入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於下則天道順於上人事乖於此則天變効於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應以類至則凡祈禳消伏以為末節小數而專修政事以應之竊以陛下委國仰成與之均休戚同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之臣乎今廟

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睽謀謨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貳之意故議政之際排抵依違相激相閉其語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隔而不下文書稽滯而不行官爵濫於無名而不應於典故公道屈於貴近而獨施於疏遠私邪朋比上下隔并况當皇帝陛下淵嘿諒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闥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臣而大臣不咸如此故天下但聞頗僻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

之氣繆沴而生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旱政舒緩之所致也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驕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矣古者災異水旱咎在燮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塞其譴今來歲以窮盡旱暵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入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民一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又一月已來日青無光風霾昏翳考之占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為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不寧也伏望聖慈深省上

天儆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變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斂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大解而更張之至於決獄訟之私枉趣諸司之稽違進忠良退阿諛通壅蔽去疑貳務以至誠實事上塞天譴下救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臣不勝惓惓之心

諫議大夫陳次升上奏曰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則知古之聖王嚴恭寅畏以順承天天示之以異則反身修行下責躬之詔

求直言者有之册免三公者有之恭惟陛下近因星變徹常膳遠聲色罷游宴此盛德之舉雖舜帝之惟幾文王之小心何以加諸然而責躬之詔未下無以顯聖德天下直言未求無以禆聖政臣竊觀經史所載以災異之來必縁人事人事正於下天意應於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蓋謂此也伏願陛下頒尺一之詔求天下直言上以昭聖明之聽納下以盡臣庶之愚忠如此則朝政闕失得達於冕旒之前人事何患乎不修人事修則

天意得天意得則災異自消矣

次升又上奏曰臣觀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傳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以此知有道德之君天必愛佑之時出災異以警戒之恭惟陛下聖德隆盛朝廷清明今有此變異者豈非天之所愛佑以此警戒乎竊聞陛下謙沖退托下詔損常膳避正殿罷秋宴求直言此盛德之舉社稷之福也然考之故事先朝有遇星變必須恩以滌幽枉臣欲乞斷自聖衷施行庶使變異自消福祥日

至不勝幸甚
徽宗即位鴻臚寺丞韓宗武上奏曰臣伏覩詔書以日
食正陽之月天下臣庶得以實封言事臣退而伏思以
謂人君敬畏天變法古盛德夫日食星變山崩涌泉天
地所以警戒並以人事察其幾微自古危亂之國當其
未危未亂必有事之兆見者忠臣義士未嘗不發憤流
涕泣于當世之君事之微漸則人情所忽亂之既生又
悔無所及臣竊惟近日之事亦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

夫大臣不畏公議私結朋黨小臣趨利附下遺忘朝廷
國可危也人主怠於政事言路壅絕威柄下移怨讟上
歸國可危也左右謀議無儒學輔拂之士守邊捍難無
干城禦侮之臣國可危也開大境土外連邊患財用耗
匱民力凋弊國可危也歲穀不登倉廩空虛民人流亡
盜賊數起國可危也先帝踐祚之初母后共朝政出房
闥委任大臣紹聖之後神考法度未及盡舉而根治朋
黨追復私怨中外觀望言者同罪追貶竄逐流離道路

正士發憤者見機而附下罔上相排擠以為進身捷徑
縱有特立之士一二敢言者一身流放旋起大獄害及
善類諸公交章論指其過自借讞言其私事非執政
親黨不得進用一宮闕紛調不銜以四海士人之富
朝廷有官之處必求之知是非從游學藏在獻納頃年以
興未學者一聚之當者進人選為之才學非常受重祿被
服從者出入贊有朝廷何朝為之又試今試於前朝制
勝事邊多非其人狂士獻說騎冠三軍進籌生事不計

國費虛增首級妄邀厚賞猥稱招降陷没驍將羌人所過供帳犒設道路騷然自陜以西斗米數百金泉法低昂無術以棣重加困擾戎落不顧士馬疲弊夫關西天下之形勝也使民力內虛外遺邊患朝廷何以禦之邊境一揺陜右危矣河北山東天下之腹心也大河決溢飢饉相仍老幼扶携散而之四方者不可勝數其餓殍塡委溝壑者以百萬計或至父子相食州縣無以賑給坐視其死亡或以郡守非其人朝廷罷去後來者率皆

以私意除用或不及前人尚何賴其拊百姓為朝廷究陳利害河事雖廢責之水官至今未見圖利安之策堪受其任者執政大臣無憂國忘家為萬世之慮豈人有腹心之疾得髙枕而卧耶所恃以為安者北敵敦固盟好邊鄙不聳此豈中國可亡備耶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自商虢至伊陽六七百里山巖重複林木蔽密中間無郡縣城郭逃亡所聚不啻數千人萬一有桀惡者相扇而起其患豈小哉臣每見朝廷更革政令但人懷

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為紛紛未有講究治具建不拔之基為國家者也國是未定殆為此也誠願明天子躬攬乾綱收還威柄公卿大臣圖畫政體當今所宜施行因求賢知足以濟務者隨才錄用無間新舊敷言奏功考察名實中外之任更沓迭處使勳業著見朝廷尊光君臣同福海內被澤太平之烈豈不偉哉聖人以天下為度聰明惠澤如日月雨露顧不以小惠小察而自足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不以天位崇高幸天下無

事而宴安也以四海之内一夫失所為憂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娱為樂也大約人情泰然無患久則放佚生焉願陛下思大禹寸陰之戒慕漢文惜百金之費儲思留神日謹一日如太陽朝升至於豐融以照天下誦帝堯知人之哲稽洪範威福之正仁祖惻怛至誠以結天下之心神考勵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此陛下之所宜法也臣在神宗皇帝時屢蒙清問未嘗敢獻一言今至白髮非以僥倖美官厚禄特以世受厚恩誠惜當平治

之世不慮安危之機而徒為此紛紛也小臣謀國大體
罪當砧鑕昧死以聞

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奏曰臣恭聞今月六日駕幸懿
親宅蔡王位覩芝草於龍德宮聖人所居明神相之德
氣覆之發為禎祥以表休應宜屈萬乘以注清視臣伏
見祖宗詔有司不得奏祥瑞蓋慮道未備德未盛雖祥
圖瑞牒溢于史館可以為美終未為善唯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朝廷之祥瑞也陰陽氣和風雨時若日月光華

其次順度天地之祥瑞也百穀順成萬民和樂郡縣之
祥瑞也四夷安靖五兵不試邊境之祥瑞也格此四瑞
知有陛下以道治心以德為政而已心以道治則明故
以德為則仁故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甘露降醴泉出
識乃至來草生理之自然物之遂性耳使人另謂之祥
瑞也一稱頌歸美以驕帝王之心祖宗所以戒之臣愚狂
妄或有小補不避斧鉞之誅冒聞天聽伏乞政事之暇
曲賜省聽臣不勝拳拳之至

右正言陳瓘論熒惑在房心之間狀曰臣近聞衆論火星之行頗失常度歷氐犯房今乃在房心之間臣竊考歷代天文志熒惑犯房將相惡之若房心之間則天子之明堂也臣雖不曉天文然而房心兩位最爲易見恐太史占知有所隱避不敢盡奏臣不可以無言也臣伏聞仁宗之訓曰國家雖無大異亦當常自修警況因謫見乎自陛下即位以來正陽之月日有食之肆赦求言所以圖消復也而星變繼作災異甚大安可以不思其

敢援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陛下聖學日躋切於致治上法祖宗內崇慈訓孜孜勉勉不敢遑暇而日星之變重有譴告非天心仁愛之深何以得此茲否為泰轉災為祥在陛下一念之頃耳臣聞應天消變不在文采非祝禳之所能除也非末術之所能去也宋景公有仁人之言而能使熒惑退舍者非空

言而已也根於誠心而發於言也咸平元年二月彗出營室北眞宗謂宰相曰其祥安在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眞宗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邪其年十月遂用李沆為宰相王旦為參知政事此二人者天下之所謂賢也舉天下之賢而用之則可以解天下之憂眞宗消變之術如此而已臣願陛下用眞宗消災之術察朝廷未正之事勿辜衆論取決聖心躬攬之初大正厥事當使所用所弃皆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蕭望

之周堪張猛等與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夏寒日青之變而許史之徒以爲堪猛用事之咎於是勢孤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勢不平幾於傾覆觀者膽落亦已久矣自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損諸右而遷于左十損一二舟勢尚偏臣願陛下察用偏同濟之人採傍觀膽落之語廣諏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星文之變昭示

天下已數日矣唯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已知而陛下有未知也幸而蒙蔽忽開陰雲披剥垂象槩然警示陛下天心仁愛可見於此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决去姦佞改用忠良以合人心之所欲天意得矣臣故曰革否為泰轉災為祥在陛下一念之頃耳臣愚不知忌諱唯陛下裁赦幸甚

貼黄淳化二年熒惑犯房其年宰相呂蒙正樞密使王顯參知政事王沔陳恕皆罷而改用寇準等太

宗以是年大旱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賍吉既伏誅家且籍没而淮祭知政事沔之弟止杖于私室仍領濠州定遠主簿用法重輕如此亢暵之咎殆不虚發也太宗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是歲擢準樞密副使徙同知樞密院事今陛下左右之臣在紹聖中負誣神考讒毁宣仁而不能奉承哲宗繼述之

意同心合謀非一人也願陛下躬攬之初速正其罪且無使有僥倖苟免之人則用法輕重不至於不平矣消弭天變莫大乎此臣願陛下以臣此語深加聖慮晉書天文志曰熒惑司天下羣臣之過臣竊聞仁祖嘗采前世災異有應者編次為十二卷御製序引名曰洪範政鑒遇有天變則考其所因以為修省之資今其書必在禁中臣願陛下法仁祖之寅畏留意修省以福天下

瓘又進仁祖故事曰帝謂輔臣曰比臣僚有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天異亦當常自脩警況因謫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脩德亦猶人主知臣下之過先以戒飭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此天心之仁也

臣瓘曰仁祖於臣下之過先以戒飭而許其自新此天德也故天所譴告終亦消復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如斯而已矣

瓘又論衛州進瑞麥狀曰臣訪聞衛州近進瑞麥有一

莖數穗者仁祖之時眉州彭山縣嘗貢獻此瑞仁祖曰可謂眞瑞矣於是賜田夫束帛以勸賞之臣竊見近年以來天下之俗爭言祥瑞而農夫憔悴南畝空虛大兵之後邊民相食河北流亡至今未復衛州亦河北之地而有秀麥之瑞是天以豐年之祥慰陛下之焦勞也乞於所進呈之日出於聖意依仁祖故事特降睿旨庶使天下之民知陛下務農之意益助和氣以為永久生靈之福

知成都路昌衡應詔上奏曰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横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貲儲以應星火之令勤勞憔悴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

筠州推官崔鶠應詔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

名此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
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
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
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
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
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
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
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

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户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

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先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禍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

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

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

右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伏覩陛下自臨御已來德澤優下和氣充塞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四海九州罔不豐年天心人意如合符節固宜乖氣異象消伏不作然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莫夜赤氣起於北方光焰亘天又有黑氣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為白咎證之來其異如此天心之愛陛下欲陛下有所恐懼戒慎也且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一日

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以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四裔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今赤氣起於至陰之方又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西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邊患竊發之證也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為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其說蓋出於

洪範五事故唐世自大歷貞元寶歷間屢有赤氣之異唯文宗太和中為多是時宦官用事朋黨交結今日陛下以堯舜之資當千載盛明之時固非唐世衰末之比然天心愛陛下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也臣伏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勅宮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帥以遏絶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奸惡事至必斷無以寛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臣疎賤小臣誤蒙陛下拔

擢於衆人之後付以言責常恨粉身碎首未有補報若見災異畏罪不言不唯虛陛下聖神知遇孤負大恩抑恐有佞臣指為祥光瑞氣以欺聖聽使陛下畏天小心不得即日恐懼消變則臣之大罪膏斧鉞不足以謝言責伏惟陛下留神采聽天下幸甚

貼黄稱臣所奏為言赤氣事按前漢五行志謂之赤眚乃災異之變唐世屢有此異史臣具載其狀亦謂之赤祥臣推考象類乃陽不制陰下干上之證

伯雨又上奏曰臣聞天人之交不啻影響災祥之來必有象類故格王先正厥事而聖人惟能畏天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祈禳而消變六經所載百世可知臣夙聞近日內臣打量太一宮側欲建火星觀以禳赤氣之異臣始聞之深所不信亦既累日傳者益衆臣為諫官當救其源聞雖未詳敢不先事犬馬之心懷不能已竊以陛下躬道德生知之資膺天人共與之運然即位已來災異屢降蓋天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其子愛之深則教

之至數有災異或者欲陛下戒懼以愼厥初歟陛下固宜小心修德克己正事謹按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而說者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陛下當益廣聰明判別賢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爲休祥昔太戊有桑穀之妖高宗有鼎雉之異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興之功延過歷之年蓋未聞勞人費財留心土木也若使修德之効不及祈禳則聖人六經何獨不載又若

祈禳有感修德不應則無私上天乃可私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豈厲民以求報哉陛下必若建此臣切妄計其費不下百萬矣陛下取之有司耶則帑藏空虛經費不足取之有司必且不辦取之內庭耶則括刷內庭亦已迫矣河北一路物貴人饑前年至今流移滿道朝廷孰視無力可救與其捐所急以事無用孰若回所用以恤所急如此則所費有名所惠成德人人鼓舞天下相慶皆以陛下損已便民道光前古人心説而天意得

矣赤氣之異豈不轉而為祥哉臣伏願陛下遠稽格王

仰測天意畏之以心慎之於事不泥世俗之論罷去祈

禳之役則人情自孚上穹昭荅矣

伯雨又上奏曰臣伏見今月初一日夜赤氣未半月果

有皇太后上僊之禍其為災變亦已明矣今來亳州究

州河中府奏言因建置道場獲此祥應且赤氣所起天

下皆見如何敢移易方位增添景象公肆欺誕以愚羣

聽竊以天人之際道固幽遠災祥之出殆不虛示豈佞

夫纖人敗壞大體詭詞異說指災為祥以輕侮天命幻惑人主若縱而不治則姦諛相師此風不可滋長伏願
陛下嚴賜黜責以戒百官
翰林學士曾肇論日食赤氣之變疏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首罷後苑工巧之技放免京城末作之人數百家使得衣食其業又罷皇城司探報公事以省刑獄滋彰之敝又罷遠方收買明珠翠羽之類宫室服玩淫侈過甚者屏而弗御數日之間内外歡呼震動都邑既又

振拔滯淹申理無告流放竄逐皆得生還增耳目之官以廣視聽下不諱之詔以開言路仁心仁聞洋溢方外遠人聞風咸知敬慕宜其上應天心和氣充塞災害消弭符瑞日臻而乃連年日食皆在正陽之月今歲正旦赤氣亘天變不虚生必有所自意者陛下簡儉清静之化或衰於前而宫室服玩之侈聲色技巧之好或萌於心歟抑刑獄滋彰之敝復生而閭里有不安者歟不然則朝廷上下忠邪賢不肖未辨而政令賞罰有未當歟

抑左右前後有阿諛壅蔽竊弄威福之人而四方萬里
銜寃失職之民有不得伸者歟此宜陛下反復循察一
日三省萬一有纖毫之失固當痛自克責改過不吝使
皆無之猶須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博延
忠良使之交儆庶以荅塞天變轉災為祥至於備邊鄙
之虞防姦宄之發在於今日皆不可緩然蕭墻之內則
所當先未有腹心和而四支有疾朝廷正而四遠不治
者也在昔太戊以桑拱武丁以鼎雉中興商邦宣王以

旱菑中興周室天人相與之際敏於影響災異之來未必不為福也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迺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推此言之今日之變豈非天意欲以覺悟陛下增益聖德以為宗廟社稷無疆之福哉此誠陛下正心誠意恐懼修省之時也若夫避殿損膳寛宥縲繫此特歷世相承以為文爾非應天之實也惟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妄深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

左司諫江公望乞因日食命百官轉對狀曰臣伏見神宗皇帝即位三月即詔內外文武羣臣直言時政至十一月再下詔書每遇起居日輪百寮轉對當是時日食來年正旦故神宗寅畏天威諮詢闕失以圖消伏以廣聰明甚盛之舉也今連年日食皆在正陽之月考之前志殆非小變陛下去歲已嘗下詔求言獨轉對之制闕而未講臣愚伏望因茲薄蝕特降德音每遇起居日輪百寮轉對庶幾上虔天戒之丁寧下通人情之壅塞以

追先志以廣聖德因之修舉故事正在此時伏乞留神
詳察速賜施行
御史中丞王覿上奏曰臣伏見今月十三日集禧觀災
是日雖大雨久而後滅其災頗異陛下夜不俟旦申勅
攸司於延福宮設醮謝咎足見聖心欲以修人事謹天
變之盛意也臣聞之漢史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火
性得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濫炎妄起雖有師衆
弗能救也是謂火不炎上又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

節盛火數起故古先哲王見災而懼則正厥事今陛下既知天變之可畏必行所以應天之實也伏望更留聖意而審慮之賢佞果已分别乎官人果不失序乎讒夫果不昌乎佞果不勝正乎不儉不節者果已節儉乎天變緣類而至恐不虛發惟有以正厥事則變異可消而美祥可召矣

大觀四年侍御史毛注上奏曰臣恭覩陛下恐懼修省小心翼翼雖夏后之謹天戒周王之畏天威不能過也

以陛下憂勞若此臣誤任言責未知所以誅身之地遂不自揆仰瀆天聽敢罄區區之愚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善政修於下則天心應於上如文飾浮言非敢上進謹列政事之為當今急務者四冒昧以聞一曰省邊事二曰足財用三曰收士心四曰禁技巧古人備邊之策不過來則禦去則守以謂得地不足以耕得人不足以用近年以來邊臣貪功生事不顧朝廷之害惟僥倖一時之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為郡縣昔所羈縻者

今盡納其土疆進築之勞轉輸之擾彈內地之金帛以事窮荒不可計之費士卒傷殞不可勝數而官吏冒賞莫知等級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路新邊之役宜在裁省廟堂謀謨當亦先定此省邊事宜在所先也天下財匱無甚於今日方平居無事之時官軍俸廪多或不給或倉卒以備不虞則計將安出執政大臣恬不為慮此臣所未諭也臣謂運鹽昔主於漕計以助歲給今則移於他司則漕計如之何而不匱常平昔積於郡縣以備

凶荒今則直便而盡輸於京師則緩急以何移用鈔法不更則邊儲糴入終莫能平其價臣願陛下亟詔二三大臣選知財用之官盡講復元豐舊制若利柄昔主於漕司錢物昔積於州縣者宜悉還復罷科買之擾蠲不急之貢使外計稍足則朝廷泰然亡憂矣古人禱雨有以士失職為辭蓋天之視聽在民而士特為民之秀士或失職宜其有招於天譴也陛下修崇學校迥絕前古處士有三年之淹而歲為之貢可謂盡善盡美士生斯

時實為千載之遇宜失職非所患者然學校養士州有常額則額外之士無復預教養矣天下州郡士人之多者有至三五千人豫教養者惟四之一歲之入貢多不過三四十人少止三五人補闕以備數者歲惟止此則自餘無可進之地其失職疑已甚矣如留貢餘三二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則士心翕然有歸而終不為棄物和氣可襲而至是亦應天之一也古人以用漆器為之力諫者蓋防工技淫巧之漸也近年以來更增造

作置局累年後苑工匠亦無虗日以至花石綱船綿亘不絶作局則所需百出數郡為之騷擾花石則虚張事勢一路莫敢誰何驅廹保伍牽挽舟船道路怨嘆有傷和氣伏蒙已降睿㫖造作罷局花石停運臣慮監作董造之官利於自私夤縁奏請尚或循舊臣願陛下斷以必行速賜禁止敢有違詔重行放黜以至後苑工匠製作與京城土木營造有不急之務者並宜權暫住罷惡勞喜逸人情之常抑末敦本亦聖政之所先人心悦則

天意解矣臣夙夜自勵思所以圖稱任使之萬一而智識淺暗終莫能深達政事之原惟陛下赦其狂而加擇焉

政和七年尚書右丞許翰上奏曰謹攷諸經傳神降而明出則其數為二其象為火火象在天經星二緯星一所謂熒惑緯星也東方之心南方之味經星也熒惑遲疾逆順伏見之不常故不可以紀時若心與味則有定次有常時是以帝王取節焉然堯典所謂日永星火以

正仲夏豳詩所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凡稱火者皆心星也昔葢自陶唐以來以心為火政之君矣何則均是火也而心為大辰是以味為鶉火心為大火大火之所以為大者天以心為明堂故也昔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故辰為商星而我宋以珍光醇耀天明地德受命主之則明堂之政不可不謹於此大火以三月昏見於辰以九月伏於戌先王之火政視焉鄭以三月作火鑄刑器而士文伯知其將災周之三月今正月

也大火未出而人作之則與天拂是以火出而災報之然則所謂出内火者謂大陶冶非常火也又火之變於天地之間能革物氣以日新其在易象木上有火曰鼎鼎者取新之卦也明堂之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羊牛之享蓋鼎實也是故明堂與鼎相因而成象相待而成禮相須而為國鎮矣鼎象木上有火是以先王四時以木變火焉而時各有所宜木所謂榆柳木之木也棗杏火之木也桑柘土之木也柞楢金之木

也榥檀水之木也火之變各以其時則物之新皆得天地之正氣而人食飲焉此疾厲之所以不作也昔晉之遷有持洛陽火渡江者也世世傳之其火不滅火色變青至唐氣不復熱則知火之新舊氣性必異審矣此火不可不變之驗也師曠侍食於晉平公曰飯勞薪所炊平公使人視之果車輞也則是木實變火之氣性火實變物之臭味亦審矣此木不可不擇所宜之效也伏願明詔有司四時必放古法各變其所宜木以為國火而

傳之臣庶若國有大陶治則皆作於三月建辰之後而止於建戌以奉大辰之政而協景炎之運輔成明堂調鼎之治天下幸甚

翰又上奏曰臣聞天人之際精祲相蕩象類相取無定方體惟所感變是以古先格王深觀乎天道而均調以人事在易之復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商旅者陰也后者陽也日之始至陰壯陽微故使閉關商旅不行以遏陰氣而后不省方深存而致養其一

以定陽德冬至者一歲之始也先王終歲之事輔相天道類悉如此而易不可以偏舉故於復首一見之而世得以類推焉凡陰陽五行之變本原於易而降在洪範散在太元惟深思知化之時能使道通為一甚嘗竊原天地之數考諸洪範而為之說曰形凝於西而覲生於東故木為貌聲動於東而節成於西故金為言木生火故貌可視也金生水故言可聽也二之照也麗乎有方比視遠之明也一之虛也通乎無方比聽德之聰也其

證諸天也一潛而寒水氣之精也二軋而燠火氣之變也三和而雨木以水滋仁之愛也父子之道也四辨而暘金以火燥義之制也君臣之保也肅以欽恭又以制從哲以正厥明謀以審厥聰不恭以肅則恣行而狂不從以又則陵節而僭不明以哲則豫而無稽是故肅又哲謀能使雨暘寒燠從時而不愆狂僭豫急能使雨暘寒燠常久而無節也思者風也思在五行為土而風以木氣在中蓋地以五五相守數之窮也而天三變而通

之是以鼓舞之風發於大塊也變五以三故睿而通妙
三於一故聖而化聖人精一入乎無思故能無不思也
思而正勝則脩而為聖其風時思而安雜則亂而成蒙
其風常思者君也四德之所恃以成者也土氣之溼水
或使之也水潛於土故聖以一妙而御中也金氣之燥
火或使之也火緼於金故乂者慶賞刑威唯二折天下
而成方者也木之恭者水本之也火之明者木資之也
水之聰者金瑩之也皆因而用之者也恭之作肅金歛

之也明之作哲水斷之也聰之作謀土稽之也皆制而成之者也金土異此天地之數所以成五位之節者也是以其德重固其道制而用之而成於自用火克金而從木克土而睿金凝而作乂土化而成聖也是以聖人之相天也木不足則用恭木太過則撝肅金太過則用從金不足則撝乂火不足則用明火太過則撝哲水不足則用聰水太過則撝謀土太過則用睿土不足則撝聖木沴則制天下之狂金沴則禁天下之僭火沴則飭

諸豫水沴則抑諸急土沴則祛諸蒙也其在周官有敘事有救政敘事所以治常也救政所以御變也何謂敘事月令所載是也又如春正月泰卦御之太元之氣其首為差為重為增為銳為達為交聖人脩其晝贊之德以道其化如秋七月否卦御之太元之氣其首為常為度為玄為昆為減為唫為守聖人修其晝贊之德以受其福也何謂救政庶證所驗是也又如木不足則聲尚角色尚青政尚仁毋殺鱗蟲毋傷新物赦小過解久禁

以扶木氣木在太元其類為鱗為新為赦為解故也如金太過則聲尚徵色尚赤政尚禮息巫風戒猛政警邊城之變飭寇賊之防以抑金氣金在太元其類為巫祝為猛為邊為城為冦為賊故也歲時適平則有敘事無救政歲時有過不及而敘事救政兼舉焉古者王公坐而論道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必有以深造乎此其妙難知而其麤則有司可得而陳者也按易之傳戊戊之歲泰卦御之而正月又泰所御皇帝作興明堂以儀式刑

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之義紹脩古道資取化源肇自來歲戊戌正月之吉號詔天下以大振顯祖宗之烈先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與泰合符謂宜因此盡舉洪範太元之說系諸易象與時損益定著月令為萬世法有司前期既具叙事又具一氣救政義類所宜告諸朝廷朝廷以時相觀庶政攷合師言或創建新令或申勑舊法審則宜類參乎元精條列以上誕布而下使民由之以安以利而由其所以然必有以

感移至神導迎和氣天下幸甚

政和末歲旱帝以為念侍御史黃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具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

豐之法彊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